

文武雙全的羅卓英將軍

● 陳運通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中華文藝獎得主、新加坡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

聰敏好學能詩能文

羅卓英(一八九六一—一九六一)陸軍上將，抗日剿共名將，曾任師軍長、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廣東省主席等要職，為文武兼資的卓越將領。

羅卓英，字尤青，號慈威，譜名羅高哲，學名羅典蓀，廣東大埔縣客家人(大埔縣籍在各省曾任省主席者有：廣東省主席羅卓英、湖南省主席吳奇偉、熱河省主席范漢傑、安東省主席趙公武)，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生於大埔縣湖寮鄉嶺下村，父親羅觀泰耕讀為業，兄弟三人，羅觀泰居長，依次為羅平泰、羅可泰，羅平泰年近四十無子，其父承母命，以第四子羅東蕃過繼為嗣子，就是

羅卓英。不料，過繼後，羅平泰連生三子六女，羅卓英反成了大哥。

羅卓英生時，正值甲午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予日本，亦為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的第二年，國內瀰漫革命氣氛。

一九〇二年，七歲的羅卓英被送入家鄉的私塾讀書，由塾師藍錫莪啟蒙，讀四書五經，並習詩詞，聰慧好學，成績極佳。一九三七年任廣州行營參謀長，曾返大埔探親，晚其啟蒙恩師詩云：

多謝春風妙手栽，啟蒙恩重易方來。
還鄉苦憶青燈夜，迤矣難尋老秀才。

保定軍校陳誠同班

一九〇五年，清廷廢科舉，大埔鄉成立湖山兩等小學堂，學制為初等五年，高

等四年。

羅卓英進入設於嶺下大公坪的新湖小學堂，仍隨藍錫莪誦詩經、左傳，另有唱歌、體操等課。羅典蓀之名，即在此時由藍錫莪賜給。一九〇九年，湖山小學堂改為湖山官學，羅卓英仍在學。

武昌首義，革命成功，民國成立，湖山官學改為大埔縣立第二高等小學。羅卓英於一九一四年畢業，翌年，進入大埔縣立中學，於一九一八年畢業，他在中學時代，即喜作詩，與人唱和，並投稿於上海出版之雜誌報章，意志豪邁，音韻鏗鏘，師長看到都很驚奇，其時，他詠「龍潭」詩有句：「淵淵龍隱處，深靜故名潭；他日生鱗甲，噓雲出海南。」已顯出不平凡的氣勢。他又喜歡閱讀史地兵略書籍，慕班超、張騫、馬援等先賢事功。一九一八

年，歐戰正酣，北洋政府組織參戰軍，準備赴歐參戰（參戰未成，後改邊防軍），羅卓英聞訊北上，投軍入伍，同學八人同往，七人南返，惟他獨留。某日，連長見他文筆非凡，字亦甚佳，認他不是普通士兵。不久，因文字緣被團長賞識，立即擢升為少尉司務長。翌年，考進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習炮科，與故副總統陳誠為同班同學。投軍時賦有「請纓」詩：

才生於世世須才，政失人才實可哀。
我亦十年磨劍客，請纓都為不平來。

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軍閥大戰，保定軍校停辦，羅卓英返鄉，被公推為湖山中學校長，在校實施軍事教育，為國育才。同年秋，保定軍校復課，他辭職北上，繼續未完的軍校學業，於一九二二年六月畢業，沿津浦路返鄉，一路遊歷，飽覽秀麗山川，於七月返抵大埔，再應聘為大埔中學學監，並主持汕頭平報筆政。於大埔中學實施軍事教育，特重體育。一九二三年在家鄉創辦湖山初級中學，嘉惠桑梓子弟。

淞滬抗日長沙血戰

一九二五年初羅卓英重返軍旅，應召

任粵軍潮梅軍少校參謀，同年秋，粵軍改編為國民黨軍，受同學陳誠邀約，任黨軍第一師炮兵營第三連上尉連長，當時陳誠為第一連連長。隨軍參加兩次東征，掃滅叛黨的陳炯明部及楊希閔、劉震寰部，首立戰功。

一九二六年秋，革命軍誓師北伐，升任第十四師少校營長，隸屬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麾下，由粵東轉戰閩浙，進據滬寧。又參加津浦線濟南德州各役。旋西征武漢，參加隴海線平漢線襄樊確山諸役。數年間硬仗苦戰，由營長、團長、參謀長、旅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積功升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二師中將師長，時年三十五歲。

當時，羅卓英率第十一師駐防江西吉安，不久，贛南共軍傾全力來犯，號稱十萬人，圍攻贛州，「企圖打通湘贛，進奪武漢。將軍原已奉命東發，移師滬濱，以禦日寇，因得守軍馬崑旅乞援電，乃急南馳贛州，以奇兵穴城出擊，挾天兵驟降之勢，出敵不意，以寡勝眾，斃敵無算，並

生擒師長侯中英以次三千餘人，朱德僅以身免。城圍遂解，全城生靈，並獲拯救。

（曲江薛伯陵上將祭文語）於是羅將軍

奇謀善戰之威名遠播，統帥深為嘉許。

戰後，羅卓英有詩兩首記憶：

丁娘十索添新恨，子美多愁念故都。

三海荷花三殿柳，近來榮悴問何如。

黃天滾滾馬頭塵，赤子潢池盡裏巾。

試上正陽樓上望，南峰北燧幾閒身。

十月，羅卓英感染傷寒，至南昌就醫，後赴蘇州調養。翌年三月，重回剿共前線，任北路軍第五縱隊總指揮，以碉堡戰術，穩紮穩打，逐步前進。一九三四年二月，陳誠任北路剿共軍前敵總指揮，羅卓英副之，同年夏，代陳誠為北路軍總指揮兼第三路軍指揮官、追剿共軍。一九三五年七月，任剿共軍第五縱隊指揮官兼第十八軍軍長。剿共完成後，率部駐防浙江麗水。一九三六年六月初，陳濟棠發動西南政變，第十八軍奉調入贛，陳兵粵邊。由於粵軍將領不願內訌，陳濟棠孤立無援，棄職赴港，政變乃平。八月中，羅卓英率師入粵，協助余漢謀全面掌握粵局。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起，抗日聖戰爆發，羅卓英升任第十六軍團軍團長，率領第十八軍馳赴上海，投入東戰場，指揮作戰。當時日寇挾優良武器，雄厚兵力，加之戰艦雲集於長江口岸，攻勢猛烈

揚言「三日奪取淞滬，三個月必亡中國。」狂言囂張，目無旁人。羅軍駐守寶山瀏河羅店一帶，苦戰血戰七日夜，戰事激烈，前仆後繼，死傷慘重；所部旅長蔡炳炎、團長李維藩，二次攻奪時，俱壯烈成仁。駐守寶山之姚子青營官兵五百餘人，全體殉城陣亡。不久，雷漢池營官兵不畏戰車毒氣，堅守陣地，又殉職於徐宅，皆極悲壯。幸賴指揮得宜，將士用命，卒能堅強抗戰兩月餘，始後撤轉進。西方軍事家觀戰，嘆為神奇，日寇亦不敢再輕視國軍了。

嗣後將軍率部衛戍南京，鎮守武漢，沿途迎戰，阻敵前進，達成空間換取時間，使我政府人員物資工廠，能寬時撤移後方，從事持久抗戰。

羅卓英帶領第十八軍，宛如一個大家庭，他愛護部屬，體恤幕僚，常以長輩的身分，給予啟發及引導，從無疾言厲色。但他責任心強，工作要求高，然而糾正錯誤，點到為止，使部屬感奮在心。曾長期擔任他的文字秘書，軍部女上校褚問鵠在她所著的「花落春猶在」一書記述：

「我擔任的是軍長的筆墨。凡用他名義寫什麼的，都是我的責任。有時也要做

些臨時交辦的事。我常常要工作通宵。連夜寫好了要件呈閱後，即刻還要動手油印。每逢我半夜送急件給軍長時，他總坐在那邊等候。我懷疑他晚上莫非不睡嗎？後來纔知道，他在打仗時養成的習慣。下午七點他要睡一會。半夜再起來做事。因為軍情緊急往往在半夜裏。到天亮，他再睡一會就算了。我心想，打仗真不是簡單的事，一個軍人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我們這些同事，都是很有志氣的青年，爲了報國而進十八軍的。什麼升官發財，鑽營奔走這些字眼。我敢說自慈公（羅卓英字慈威）以至我們這幾人的字典上都是找不出來的。」

「慈公對部下的要求雖嚴，但他知人善任，而且愛惜人才。自身更深究儒家哲學，修養很好。從不以疾言厲色對人。我正自慶幸，以爲在慈公手下做事，在學問上，和人格的修養上都是有進步的。」

「慈公長於詩文，更深究王陽明的學說，而得其精義。他的修養之高，在十八軍中，是無人能夠望其項背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羅卓英升爲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駐軍湘贛，參加長沙三次會戰，並指揮上

高會戰，殲滅凶勇之大賀師團，獲得輝煌勝利，全國歡騰，士氣振奮。

率遠征軍反攻緬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日寇轟炸珍珠港，侵佔香港，進攻新加坡，掀起了太平洋戰爭。蔣中正委員長受聯盟國推舉爲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美軍史迪威中將爲戰區參謀長。其時日軍十萬人，三路分向印度緬甸進犯，英軍抵禦不住，請求援助。羅將軍受命爲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次年三月率國軍入緬甸，阻敵進展。第五軍杜聿明部東瓜奏捷，第二百師戴安瀾部克復棠吉，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又與日軍激戰於仁安羌，解救被圍困之英軍七千餘人。由是國軍之威名義舉，遠播全球，英軍尤爲感激。將軍後應邀訪問印京新德里，備受英軍總司令魏菲爾元帥，及印度領袖尼赫魯等盛大歡迎，表示感謝。

一九四二年七月，中美合組駐印軍總指揮部，在印度藍伽（RAMGARH）設立訓練中心，調國軍入印輪流受訓，接受美援新武器，返國繼續抗戰。

一九四三年二月，羅卓英奉調返國，擔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不久改任軍令部

次長，兼桂林幹部訓練團教育長（委員長兼團主任），美國選派教官任教。一九四四年初，蔣委員長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在重慶陪都成立知識青年軍編練總監部。將軍又兼任青年軍編練總監，鼓吹「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青年應召者逾十萬人，全國知識青年志願從軍，響應極為熱烈，考試及格者，編為青年軍共九個師，分駐各地，就地訓練。

青年軍皆愛國青年，熱血沸騰，戰志昂揚，正待大展身手，向日寇索還血債時，日寇竟告無條件投降，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俯首稱臣，抗戰全面勝利。勝利後，羅卓英奉派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到任後，制定全省施政綱領，五年設計畫。無奈抗戰八年，遍地瘡痍，百廢待舉，財窮物竭，復建不易。但他主政兩年後，全省交通恢復，教育重振，人民各返原鄉，安居樂業，工商業亦已復元，正待發展。不料共軍在東北叛亂，羅卓英奉調東北行轅副主任，佐陳辭修主任致力戡亂。惟共軍獲得蘇俄大力援助，禍亂日熾，而我政府美援斷絕，財政困難，金融紛亂，無法收拾，以致大陸淪陷，政府遷台。

東北剿共扭轉危局

在東北剿共期間，羅卓英曾親臨前線，不顧危險，隻身扭轉頹勢。一九四七年新曆除夕晚上，忽得前方情報：共酋林彪率領其三個縱隊的共軍猛烈圍攻距瀋陽僅三十華里的萬金臺，我守軍為青年軍某師，因為眾寡懸殊，戰況十分激烈，我軍傷亡相當慘重，萬金臺為瀋陽的外圍，一旦有失，瀋陽亦難防守，某師長頻頻告急；

羅卓英得報後，以軍情緊急，立即召集高級幕僚研判戰況，並擬對策。隨後他在電話中厲聲的令飭某師長，必須堅守陣地，絕對不許後退，並謂：「我馬上到前方來協助你……」他放下電話筒後，隨即率領參謀，副官數人匆匆的坐上吉普車，奔向前方，時為晚間九時十五分：皓皓白雪覆蓋整個大地，戰場上大砲與機鎗聲相互交熾，火光滿天；當羅卓英抵達某師防地不到十華里之某兵團司令部時，某司令官已在其司令部門首迎接並引他進入司令部，未作少息，隨即拿起電話接聽器與某師長通話，告以：「我現在就在某司令部，戰況如何？」某師長得知羅副主任已親臨前方，通令全師官兵，士氣大振，乃報告我

軍仍固守陣地，就在他以電話指揮作戰時，共方大炮忽然擊中某司令部臨時指揮所後面，此時，整座房屋搖搖晃晃，炮聲震耳欲聾，在場的高級軍官數人，頗感張惶，而羅卓英指揮若定，絲毫不動聲色，部屬目睹此情，不禁同聲讚佩：「確是大將之風」，戰鬥至天明，中共部隊圍攻萬金臺的企圖，完全破滅，終未得逞，落荒而逃，敗走而去；瀋陽得以確保。惟大局已非，不久，東北全部陷共。

大陸撤守後，羅卓英來台，鄉居於台灣南端之屏東，時筆者亦在屏東警局服務，比鄰而居，常常向其請教，獲益良多。一九四九年春，被徵召出任東南軍政副長官，與陳辭修長官共謀保衛金馬台澎之策劃，曾數度飛往福州廈門，視察形勢，並與當地首長協商聯防。不幸閩省失陷，共軍乘台防空虛，集兵二萬餘眾，急謀渡海侵略金門，台灣情勢危殆。羅卓英再奉令往返潮汕，調集其舊部胡璉兵團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將軍，後任國防部長多年），運補金門防務。共軍廿八軍葉飛兵團來犯時，援軍甫到，疲勞未復，部署未週，強弱懸殊，他親往金門指揮。當兵團司令胡璉向部隊宣佈：「老長官羅卓英將軍親

來戰地指揮，我們要好好的一仗給他看

，不可使他失望」時，全軍歡聲雷動，頓時士氣激昂，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數度進退，卒將人海洶湧之共軍，或擊斃、或俘虜，全數消滅，此役全勝，我軍僅受傷約二千人，死亡一千七百一十九人，共軍傷亡人數七千六百五十九人，被俘七千三百七十一人，金門克保。從此共軍不敢再次來犯，台灣乃得安定，從事建設。今日台灣經濟繁榮，人民富裕，安居樂業，享受自由幸福，皆因當年金門古寧頭浴血苦戰之功也。

一九五〇年春，將軍退職，改任總統戰略顧問，兼光復大陸研究設計委員。一九五七年又兼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不久辭職，返回屏東，靜居回園（回園是他鄉居寓所名稱，磚牆瓦頂，係鄉間舊式房屋，簡單樸實，但尚清靜，略有田園之勝），耕讀自娛。有時出遊鄉村，與父老交遊，閒談民族意識及地方教育問題。屏東客家人多，語言相通，情感融洽，他極得當地人士之敬愛與信賴。

一九六一年九月，羅卓英因醫疾在屏東就醫，療效不足，十月轉往台北榮民總醫院，於十一月六日，因併發症辭世，年

平日吟詠一部史詩

羅卓英文學根基深厚，心有所感，即表之於詩，著有「呼江吸海樓詩集」。監察院故院長賈景德譽其詩為一部史詩，亦為國民革命軍戰史。詩格高古，大氣磅礴。

早年，二十弱冠，羅卓英賦詩述懷，

摘錄七絕七律各一首：「六矢張孤自有真，神州板蕩問何人，昂藏七尺天生我，待挽狂瀾付此身。」「漫許書生尚黑頭，眼前民膜易生愁，縱橫風雨千山暗，俯仰乾坤一劍浮。事業祇從知己道，功名羞與俗人謀，秀才憂樂關天下，整頓神州注自由。」

一九一九年，羅卓英對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籌邊西北，頗為欣賞，喜賦絕句一首：

「秋寒無聲月正娟，將軍專閫出籌邊，天西漠北風沙勁，萬馬功名鐵未穿。」

一九二五年他三十初度，自撰春聯：

「謝太傅望重蒼生，龍戰方酣，暫向東山娛絲竹；岳少保誓完赤縣，鵬飛有路，敢忘上國學韜琴。」

同年應召至廣州，參加黨軍，與同學

陳辭修同任砲兵連長，賦七絕一首誌感：

「肝膽知交互賞音，虎韜豹略結同心，相期無負平生志，祖劍劉戈共夜沉。」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寇砲攻廬溝橋，引發抗日聖戰，羅卓英悲憤，賦廬溝橋曲二首：

「七月七日桑乾水，忽起驚濤訴不平，最後關頭今已到，戰塵揚處馬蹄輕。」

「今日廬溝橋上血，東流入海怒狂濤，卅載深仇終一洗，中華兒女盡英豪。」

一九三七年九月，他率軍馳往東戰場抗日，戰情激烈，傷亡慘重，賦詩誌感誌哀，摘錄五首：

(一)東戰場滬濱抗日：「海東鷹逐陣雲飛，好向江南獵一圍，捉得倭兒千萬個，歸來草綠馬還肥。」

(二)弔寶山殉城姚營官兵：「鯨濤鏗浪撼危城，全仗吾曹抵死爭，五百健兒齊殉國，中華何止一田橫。」

(三)輓姚子青營長（黃埔軍校六期生）：「英英年少氣如雲，八載相從念虎賁，今日海疆成壯節，臨風揮淚哭將軍。」

(四)弔雷漢池營官兵殉國於徐宅：「姚營而後又雷營，濺血成仁性命輕，毒彈戰

車何足畏，浩然正氣作長城。」

(五)羅店血戰七日夜，爭奪三次，旅長蔡炳炎、團長李維藩壯烈成仁：「三來三往力爭持，十盪十決掃蝦夷，淞滬風雲羅店血，大書蔡李是男兒。」

一九四一年春，羅卓英率第十九集團

軍鎮守贛北，與日寇會戰於上高，大破敵軍，賦上高會戰奏捷詩四首，茲錄兩首：

「又報軍前戰鼓催，寇氛直犯上高來，休誇掃蕩侵三路，且看包圍奮一鎚。諸葛陣圖終有價，臨淮壁壘不容開。應知萬馬埋輪日，莫使蝦夷片甲回。」「一夜春雷起怒波，健兒十萬劍橫磨，鐵槍在手吾無敵，神箭當風汝奈何。不再轉移新陣地，還須恢復舊山河。捷書期共花爭發，佇聽歡聲奏凱歌！」

太平洋戰起，羅卓英奉命率軍遠征入

緬甸，與英美軍並肩作戰，賦詩五首，摘錄兩首：

「頑敵終無悔，橫行東及西，珠沉滄海沸，星黯島雲淒。中土多羆虎，南風振鼓擊。夜濤猶怒吼，拔劍斬鯨鯢。」

「列強張義幟，軍事結同盟，陣已聯歐亞，情真若弟兄。三塗泥足陷，一擊軸心傾。乾坤爭此著，半壁亦長城。」

在緬甸指揮作戰，第五軍及第二百師先後奏捷，新三十八師又解救英軍於重圍，羅賦詩三首致賀：

(一)賀第五軍杜聿明部：「萬馬奔馳黑水隈，撼山搖海識同仇，昆陽大敵終能破，刮目全軍第一流。」

(二)賀第二百師戴安瀾部（戴安徽無為人）：「東瓜戰勝再揚威，破銳功逾擊隋歸，三箭天山差可擬，是何神勇戴無為。」

(三)賀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救人從井吾何惜，急難領原正此時，四海一家須共喻，乾坤大道不為私。」

抗戰末期，羅卓英編練十萬青年軍，賦詩八首勗勉，摘錄兩首：

「十萬青年事遠征，乘風破浪斬蛟鯨，台灣收復東京陷，洗甲重洋宴太平。」

「漢王原是斬蛇郎，李廣微時射虎狂，地固有靈人屢傑，世遭劇變史重光。心書尚在思諸葛，兵法翻新憶子房。繼往開來從此始，桓桓奮發北方強。」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各報號外宣告日本投降，將軍改杜甫詩誌喜：「號外忽傳收戰果，果然倭寇已投降。數千盟友環城舞，百萬軍民動地狂，壯士高歌兼縱酒，

同胞約伴好還鄉，豈徒東下看巫峽，更慶盧溝復瀋陽。」

培植夫人卒成大器

羅卓英夫人陳賽，字輝青，為其家鄉鄰村人，七歲到羅家為童養媳，勤勞家務，事親至孝，甚得其雙親歡心。及長，聰慧美麗，一九一六年正式完婚。婚後，羅卓英自充孀妻的啟蒙老師，教她讀書識字。迨羅卓英出任第十一師師長，始延師教讀。輝青夫人聰穎好學，學識進境一日千里，相夫教子，賢聲素著。抗戰期間，隨軍救傷卹亡，縫製征衣，慰問軍屬，不辭辛勞。

勝利後，羅卓英主持廣東省政府，夫人陳輝青任廣東省婦女會理事長，領導婦運及推動社會福利，貢獻卓越。嗣後，當選制憲及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克盡厥職。來台後偕夫卜居屏東，書蔬漁牧，自得其樂，安適於田園生活。於一九七五年逝世，與先逝的羅卓英合厝於台灣屏東縣麟洛鄉永興寺靈骨塔。

羅卓英畢生勳業彪炳，光耀史冊，獲授青天白日、勝利、寶鼎、國光、干城等勳獎數十座。